

莫蹉跎

□ 耿艳菊

等我有时间,等我忙完这件事,等我长大了,等我老了,等……当我们心里腾起某个愿望的时候,等这个字便被赋予了力量和希望。然而,大多数情况下,这力量却成了无形的阻力,因为等,我们的愿望很难能实现。正如一首《明日歌》中所写:“明日复明日,明日何其多。我生待明日,万事成蹉跎。”

人生中的际遇和变数,不是我们主观上能控制的。很多事情,还有人,不会在原地等着我们,也无法等,更等不起。

“白日忽蹉跎,驱马复来归。”时光是公平的秤砣,对谁都铁面无私,且转眼即逝,决绝利落,永不回头。我们拥有的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。如此宝贵的时光,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珍惜,该去做些有意义的事,而不是在热闹里随波逐流,在混沌沌沌里长吁短叹。

龙应台在《天长地久》里写她从繁华都市回到老家陪伴失智老母亲,从动念

到入住,短暂的两三周,每一分钟都是饱满的,她把废弃的仓库改造成书房,在废弃很多年的花园里种上了杜鹃、茉莉花、美人蕉等,还有一个小菜园,种下了丝瓜、鬼椒、茄子、西红柿、番薯、百香果。

朋友来看龙应台时,很惊讶,问她不过是短暂逗留,怎么像打算在这里待一辈子?她答:“人生有些事情,不能蹉跎。”

陪伴是亲情里最老生常谈的话题,我们当然知道亲情的珍贵,可常常因为生活的负重一次次错过与亲人的相聚。

年轻时似乎很难体会到时光的紧迫,父母还很年轻,甚至时时还能为我们撑着一把遮挡风雨的大伞,心里上处处有着依靠,从来没想到父母也会成为蹒跚老人的那一天。然而,人到中年以后,忽然就不一样了,时光就像一匹小兽,能清晰地感到它急促向前的步伐。你开始注意到父母很多事情都会征求你的意见,开始依赖你。父母头上的白发越来越

多了,他们开始容易忘事,一件事能讲好几遍。他们走路慢了,惟恐一不小心就摔倒了。他们独自坐着的时候会打瞌睡,做饭不如从前好吃了。渐渐地,从他们身上,你看到了祖母祖父外公外婆的影子,在这时,你才知道衰老是一种离自己很近的现实,感受到时间的紧迫感。

在小镇生活的大伯是一个很感性的人。他大儿子在南方的城市工作生活,路途遥远,再加上生活压力很大,每年只在过春节时回一趟家,陪父母待上一周,又匆忙返程。大伯今年60岁,他对大儿子感慨,如果按80岁算,我还能遇见你20次,一次7天,也就是说我们还能在一块140天。

20年,似乎是很漫长的时光,可是陪伴父母的只有短短的百十来天。

人生有些事情是不能蹉跎的。正如龙应台体会到每天的落日在跟她说:人生的聚,有定额,人生的散,有期程,你无法索求,更无法延期。

默默守望

□ 流沙

父亲的书房里杂乱无章,“十个平方”的面积,放了两张桌子、四把椅子、六七个牛奶箱纸盒、一堆不穿的鞋子,还有两幅早已过期的挂历。莫非老年人的房间大都是这样,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旧东西?我说,这些东西扔了吧。父亲看着我,轻声说:不想扔。

我给父亲装配了一台电脑,放在他的书房里。安装程序时,他十分好奇。因为房间太局促了,父亲离我很近,能听到他“呜呜”的呼吸声。我抬头看看他,他也不说话,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脑屏幕。这是我与父亲之间现在的常态,只要我在家里,他的话很少,而他的目光总是随着我移动。与他说话,他总是说“好的”,要么就是笑笑。

家中的“大事”,他都会打电话征询我的意见,这些“大事”其实都是小事,哪个亲戚搬新房送500元还是1000元,家中新生的3只小狗是送人还是自己养,存款是存1年期的还是3年期的……其实,我24年前就离开了故土,老家的许多事和人对我来说,只剩下记忆,父亲每次打电话来问,我都莫名其妙,把许多事和人都混淆了。但他能从我的只言片语中得到一些信息,归纳总结一番。

父亲原来不是这样的人,他一直很强势。那时他在生产队里是小队长,队员派工和记分他说了算;在家里,自留地种什么,种多少,一日三餐吃什么,包括菜怎么烧,他也说了算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只要我在场,他的话就少了。他总是

在顾及我,许多事情好像都做不了主了。

有时他会从乡下给我带一些新鲜的果蔬,进了屋,他就坐在客厅里。给他倒茶,他说不要不要,但还是接住了;让他看电视,他说不用不用,但还是津津有味地看下去。我在家里走来走去,他的目光就移来移去。

父亲的头发已全部花白且枯干,脸上有一块块的老年斑。他不能久坐,久坐了就会睡着,一有声响,又会惊醒。我问母亲,那台电脑父亲有没有用过。母亲说,他真的不懂,连鼠标也用不好。让他问你,他又说你忙,怕打扰你。

我慢慢地就理解了。所谓父母、子女一场,有时想想,之间的关联,就是此消彼长,总是一方对另一方的默默守望。

弦歌不辍 岁月生香

□ 李生明

年逾七旬继续投身公益,每天在换乘公交、通勤往返8公里的路上,按照自我约定的顺序,默唱烂熟于心的80多首歌曲,动嘴不出声,不扰他人。说是坚持3年多,其实贯穿了大半人生。歌声为伴,日子从容自在,全然不知老之已至。

我的歌单里,有儿时在村里听学两位北京女插队知青为社员们合唱的《远飞的大雁》,有参加工作后学唱的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《再唱山歌给党听》等经典曲目,有退休后所参加的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(简称工合国际)集体活动时必唱的《工合之歌》,也有最近自学的《七月的草原》《绿色军衣》等新曲。

若追溯启蒙,则是在老家窑洞小学里学唱的《我的祖国》,这也是我精神成长的“第一粒扣子”。后来看露天电影《上甘岭》,才知晓这首歌曲原来正是影片的插曲之一。当年,我的长兄不堪财主压迫参加八路军,后来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,回国后在大同矿务局白洞矿工作,1960年因公殉职。所以,每唱起这首悠扬动情的歌曲,家国记忆便涌上心头,不由得生出一种深沉的悲壮感。

1973年高中毕业回乡务农,是歌声

支撑我走过5年艰苦岁月。那年,我省吃俭用,花24元买了一台九波段晶体管收音机,收听《北京颂歌》《绣红旗》等歌曲。我自小左腿残疾,膝关节不能打弯。为了给自己鼓劲加油,在严寒酷暑中的高强度劳动中,我常在工间休息时独自跑到梁头、林间吼上一嗓子,用歌声缓解疲惫、坚定意志、憧憬未来。

34年职场生涯里,我从未放弃业余唱歌。我对简谱仅知皮毛,硬是靠着在电脑、手机上下功夫自学,初步打破了专业壁垒,而且整理出一本属于自己的《歌词集》。唱歌不仅丰富了我紧张繁忙的工作和生活,还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审美情趣,积淀了文化素养,更滋养了文笔。

退休后,唱歌成为我空寂无聊中最给力的精神支柱。我跟着抖音平台选定的音乐老师,重新系统学习音准训练、发声、识谱,使唱歌功力有了质的提升。如今已系统积累150余首歌曲,常挂嘴边的有80多首。歌声调节着我学习与写作的节奏,填补了我候车、出行的空隙,使我对时间的利用达到了最大限度。

常年唱歌,不仅为我注入源源不断的精气神,而且还能继续写出“多彩文”。

我笔耕不辍,在长城、北魏、云冈石窟等大同历史文化领域,和宣传国际友人以及时事热点评论方面均有不俗成绩。每日两三小时的歌唱,看似休闲,实则“磨刀不误砍柴工”。

不同年代的歌声,串联起我70年人生:有家国情怀,有时代荣光,更有“光荣在党52年”的初心不改,信仰不变。唱起《沂蒙颂》,便联想起父亲1946年在大同战役中的支前身影。哼起1977年在天安门广场首次奏响的《欢庆舞曲》,就立马忆起恢复高考首年被录取的激动时刻。遇到压力与困扰时,一曲《红旗颂》《歌唱祖国》,便能让我心胸开阔、重拾力量……唱歌委实是我晚年生活的“刚需”,是“第二青春期”的精神滋养,是身心健康的加油站,让我真正拥有“莫道桑榆晚,为霞尚满天”的从容与光彩。

歌以载道、歌以疗愈。唱歌也是我疏解情绪、治愈身心的养生密码,是再多金钱也买不来的洪荒之力。正如作曲家刘炽所言:音乐是灵魂的语言。我这一辈子,身虽有疾,歌却常伴;岁月悠长,热爱不老;壮志未泯,夕阳正好。我愿为这抹橙红停留,让旋律之中的芳华永驻。



清明辞

□ 黑马

在清明,谁能握紧
太阳的光芒和黄金的颂词
谁凝固了时间,爱上
青草的朴素与沧桑
暮色垂晚,我想起祖先
马蹄踏破长空
金戈弹奏热血
蘸着黑夜写下疆场的诗词
这里的白沙和星光
适宜挑灯看剑
暮色的苍茫,遥远的光与影
风吹着时光的湖
一件波光粼粼的铠甲
一只清明鸟就能带走
这湛蓝的宇宙
而我不能,在来年的春风里
墓碑上的桃花,倍加
让人思念,我们何时再重逢
月亮啊,月亮
像一颗旧年的泪滴
缄默在云里,不再有闪电
终于,我的头顶
落满了岁月的白雪

清明

□ 宋桂芳

走近清明
轻轻地,不踩疼任何
灵魂里的惦念
依旧大地上嘶鸣,广袤无边
牛羊杂踏下冢边的青草
孕育着无尽的渴望
忧伤和怀念,一直坐卧不宁
梦里稀落,偶尔有你们
也是从忙碌中走来
一缕缕炊烟,青了又黄
黄了又枯
哭泣屡屡对着寂寞的旷野
还有被月光划破的窗帘
清冷一地,空白一片
此时,借得春风
捎去放心,满眼的绿色
正重新计数年轮
那些被折叠的黄昏与清晨
正在某个枝桠
缓缓地葱茏



投稿邮箱:dtwbz@163.com